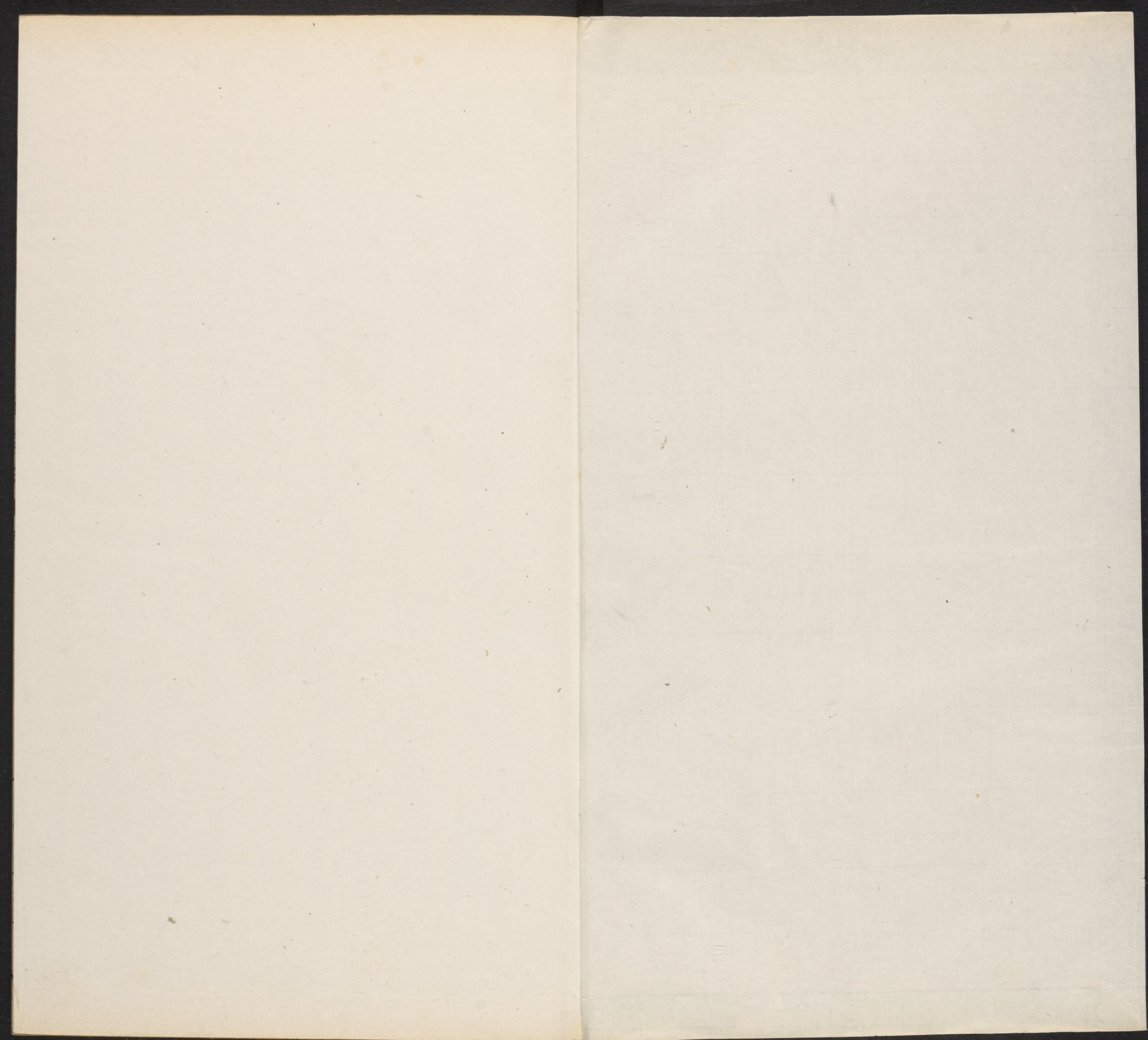


T 5238.07/1922

42



卷之六 徐居公先生精造古

文書統制

文書統制

文書統制

文書統制

文書統制

文書統制

文書統制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五卷

藝文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雲間諸念修德祖甫編次

文章流別論

擊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
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
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
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

德者謂之頌其餘則摠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于戈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

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々鷺々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為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々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本紀論

劉知幾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經紀庶品
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
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目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
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
行終莫之能易也然迂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
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亨者罕詳其義案姬自
后稷至於西伯羸目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
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

古論大綱
承周赧使帝王昭々益于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
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
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
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
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
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
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
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
才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

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
直序其事竟不編年上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
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
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諡間廁
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旣以編年為主唯叙天
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
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
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為傳
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六書叙論

班固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
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
曰太史試學章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
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

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
夫蓋傷其變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
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
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
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
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
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
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
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
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
字六藝群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夫其讀宣帝時徵
齋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
列焉

六藝叙論

班固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
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
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乾
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
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
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
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
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

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
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河圖論

鄭樵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出此二
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本於此而不偏廢者也圖經也書
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地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
須而成變化見書可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
人不聞圖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不
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于右索象於圖其理於書故
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古左契後之學者離圖
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索學亦難為功雖平日胸中有千

古詩大卷
卷三
章萬卷及真之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學圖書誠以為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衆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守計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且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間武夫役徒知詩書為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者若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然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

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翫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何為其然哉歆向之罪上通於天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群書分為七畧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迺相因習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為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群書失次王儉於是作七志以為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

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散圖而歸部錄襍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亡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求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河圖論二

鄭樵

何為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槩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二者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為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為無文彩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覩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塗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為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入不及漢者抑有由也

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
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
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
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
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
人也問以魯三相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
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
德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
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甌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

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况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
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羊譜方覺平一
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
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
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
昧之初蕭何之典歆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
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
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
絕紐是誰之過與

辯騷論

劉勰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
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
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沉江
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
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
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
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
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咏亦言體同詩雅四家

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
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
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
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
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
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鵠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
傾地夷羿殺日木天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
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為樂
娛酒不廢沉酒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

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本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
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史論上

蘇洵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
知之楚之史曰擣杙擣杙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
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心大故其憂愈
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
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
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
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
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

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
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
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
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
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
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
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
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
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

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
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一家
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
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
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
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
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
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稀
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々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
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
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
之傳庶頗也議掾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酈食其也
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
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
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
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庶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

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
 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還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
 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
 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
 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
 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
 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

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
 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々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
 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
 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
 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
 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
 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

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其或功
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
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
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
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
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
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
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

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潛也不亦微
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
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
知疆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
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蘇洵

或問予之論史鈞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
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
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
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
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
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
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
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

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叙屑然而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

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

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意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史論

劉勰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

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苟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才鑿傷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說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欲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

也茲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耒**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弁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前史得失論

班彪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入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禱祀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禱祀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

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
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
議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
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
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
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
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
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
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
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述
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
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各
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
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
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文苑論

唐太宗

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
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
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
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
善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
粟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道邁夙
備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
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

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
時彥曹毗沉研祕籍躡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
李尤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
學藝優瞻筆削擅竒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
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
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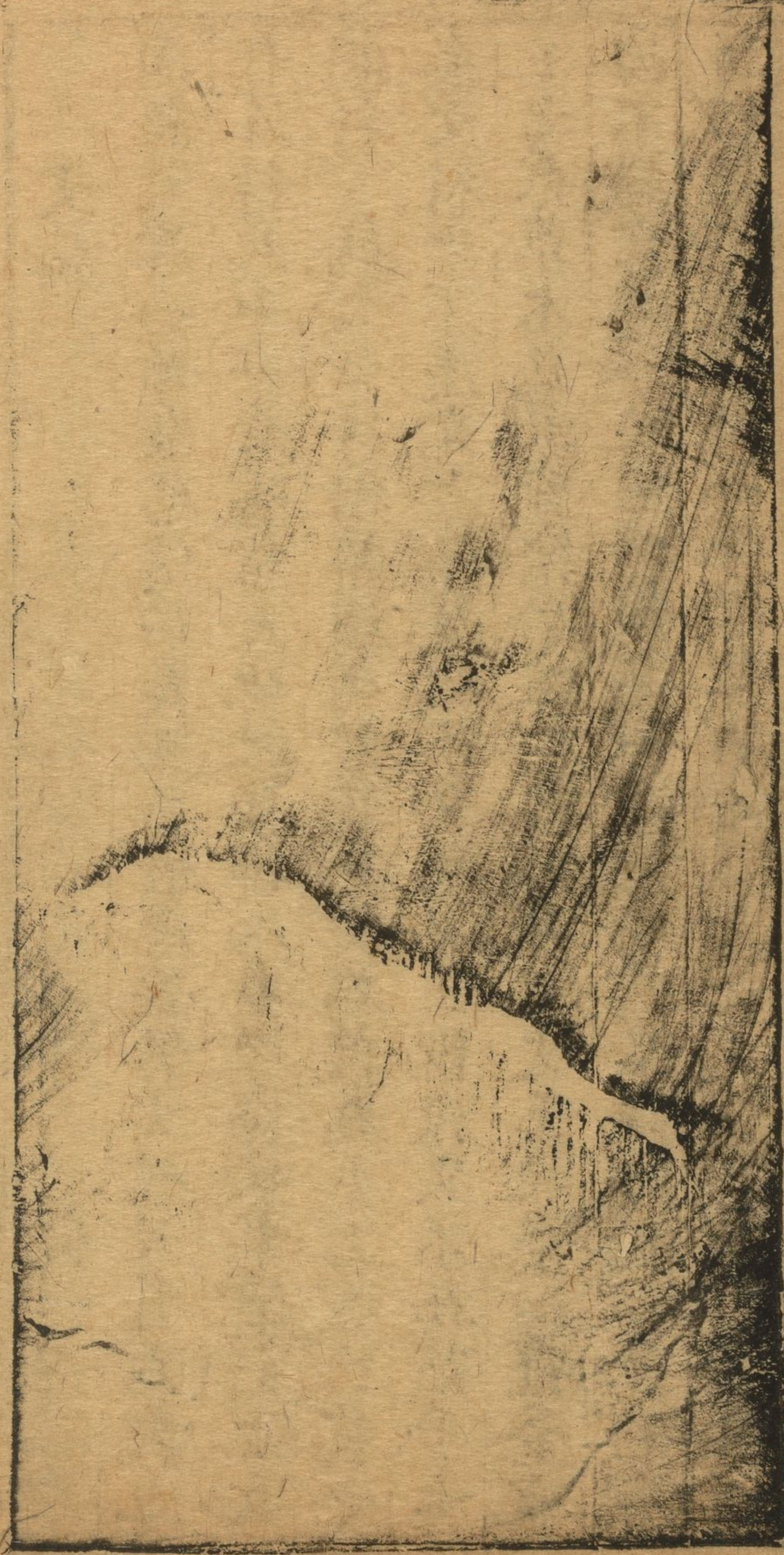
文苑論

李百藥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
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
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旣没文
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瑩不可勝紀咸宜韜
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
回顏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
子波駭雲屬振鷓鷖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
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

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
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搗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
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
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
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盡績節以丹青
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
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若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
鑿之姿窮竒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
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

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
始自儲官刑乎流俗雜恣憊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
政垂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
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
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戒
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
 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
 顧行、顧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云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
 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
 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
 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于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
 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

古詩大文 卷三十三
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正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閔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

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是故不可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文體論

庾於陵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踈爭事闡緩既殊比具正背
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
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拾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
翻學歸藏湛_匕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
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視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此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
賢可稱則今體可棄俱為盡合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
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兒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

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吏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
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
短謝故巧不可措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
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
暉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
和妙声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媿妍
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
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楮無
情任其摧褻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

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
周昇逸之辯亦成佳手誰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
者非第而推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權辨茲清
濁使如涇渭涓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
鼠知慙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文學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
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平愛嗜機見殊門
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
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昶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
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
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
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鷲諸製四言
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

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
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
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
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誅起安仁
之塵頰延揚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裒僮約束暫
發蒙滑稽之流亦可竒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
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
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

名未盛頰謝竝起乃各擅竒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
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放心閑
繹托辭華擴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允准的而踈慢
闡緩膏肓之病與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
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
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
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
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

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
風誣輕屑利吻不雅不俗濁中冒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
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
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
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
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
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
湫迤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蓋是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頌叙事之外自謂文章
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
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

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
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
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
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
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
音今又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
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
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
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

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深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
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
也

文章論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洽化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運以宮室車輅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為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况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

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
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使聖人之旨復新
今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
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
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
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
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之者
深以為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
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

以日月星辰為文地以江河淮濟為文時以風雲草木為文衆
庶以冠冕服章為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于千
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言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
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能
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洽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
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益為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
日習于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
易知易從莫尚乎質弊則佐之以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
極而變之文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奢國儉
則示之以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禘饗之煩也儉謂易
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
質則儉；則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
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
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

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者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々歟前王之禮世茲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乙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々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

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脩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得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與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圉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々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專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

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
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窮賞罰故曰殷周之
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
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
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說仁進者
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縛祭
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
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
敢差失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非而褒叔向不忍

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
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
習可也則煩潰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
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
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
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載文論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
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
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
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派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
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
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
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

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誑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摧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咎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

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

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

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叙自起居

古論大觀 卷三十五
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
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
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
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
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仁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
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
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
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

事比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
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
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
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
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前
者可不務乎

典論論文論

曹子植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璋東平劉禎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

古論大觀
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觀賦征
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
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
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者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
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

第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
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
于翰墨見意于篇藉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
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
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寸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
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
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經術論

荀悅

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于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于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于是微言絕群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薦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

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
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
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
故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
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
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
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為
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
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
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交豫之言易者恒傳荀氏學而
馬氏亦頗行于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
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
好之然希各得立于學官也

表章論

牛希濟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違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
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
尚簡要質勝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覽夫聰
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
之道非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借
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况
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
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

不授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
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
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
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瑄表朝廷以為便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
免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道理者明儒尚
且好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實於理
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杜甫李白詩體論

元稹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
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
取其干豫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
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
下俗謹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
賦相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
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
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

間爲文往々橫槊賦詩故其猷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
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
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
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
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能文者互書而又沈
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
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功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晉魏
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
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奮曹劉掩顏謝

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
而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然無可無
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
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肆擺去拘束橫寫物象及
樂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去凡近則
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堂奧乎

正聲論

鄭樵

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放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

以形之歌詠蓋主于人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已
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彊生
分別正猶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也且古有長歌
行短歌行者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大儒也皆謂人壽
命之短長當其時已有此說今之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於聲
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義之美哉
直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為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
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

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
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
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
漢武始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
莫不以聲為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人泥
於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利
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班者但羨
繡頸錦臆歌天馬者唯叙驕馳亂蹋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
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

意者蓋鮮矣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也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日替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聽而善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至唐能合於管絃者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不幾於亡乎

藝紀論

徐幹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塊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

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王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

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
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職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
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者心之使也仁
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
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
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
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論贊論

劉知幾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
史記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
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
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
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馬論者所以辨疑
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
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
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潤略其有本

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
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
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濡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並堅
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詰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
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
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儼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擘
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
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
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

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庾信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
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
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八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
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腫豈
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
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一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
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以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
讚語之作多錄約傳之言其有所異在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
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脩紀論不殊徒為再

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唐新脩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

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之鬲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

編年紀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
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
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
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
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
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星極辭不足以壯無窮雖
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

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叅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騁才力焉又編年之史束於次第牽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為尚書左氏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媿太初以來千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

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也

律曆叙論上

范曄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義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為志而元帝時即

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首之正也故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官

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于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于歆所奏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姑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

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竒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于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律曆叙論下

范曄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旋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遠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日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畫體伏謂之晦晦朔令離建斗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

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歛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隣于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晉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晉晉而後逆逆與日遠遠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後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

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
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于上頑愚之史失
之于下夏后之時義和淫酒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
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
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
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
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
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
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

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
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雜志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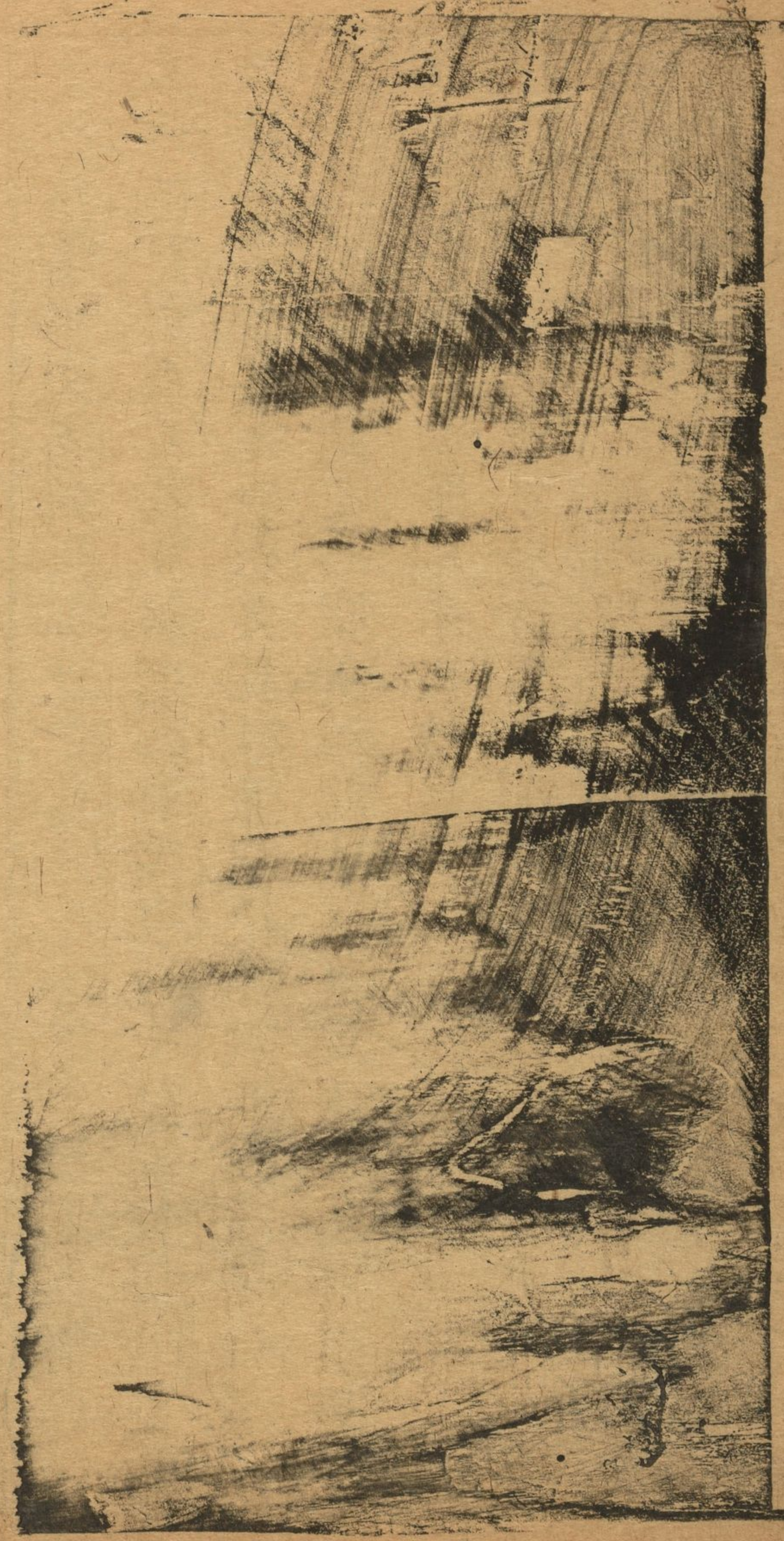
劉知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
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
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
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疴瘵所纏苟
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疎自明
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
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
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

古論大略 卷三十五
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曰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五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蹯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

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櫛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紵絲枲之深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筍

古語大觀
卷之三十五
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于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誦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世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以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八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之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美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唐書藝文志論

歐陽脩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
 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
 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
 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
 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
 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
 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

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竒偉麗徃々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竒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益五六也可不惜哉

讀書當觀其意論

鄭樵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為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
 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群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
 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
 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嗣征不
 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
 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亂興廢
 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君不
 足以為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

古詩大觀 卷三十五
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
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
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
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
氏以為無益于治皆所不取烏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
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
行之則為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
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于危亡則為大康桀紂矣其
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

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
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